



小道可观

洁尘◎著 洁尘的女人书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小道可观

洁尘@女人书Ⅱ

洁尘●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道可观: 洁尘的女人书Ⅱ / 洁尘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004-7149-3

I. 小… II. 洁… III. 女作家—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0748 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mcf0203.net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11.875 插 页 2

字 数 175千字

定 价 22.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从远看到近

翟永明

洁尘本名陈洁。蓉城美女博客王。据称她的博客流量，已达500多万，堪称一个小媒体。在某次全国性活动中，媒体支持者名单中，“洁尘博客”赫然在上。虽名列最后，考虑到排名在前的，都是什么新浪网，搜狐网等全国著名网站。所以，她的媒体影响力，也算以小胜大。

洁尘是自由撰稿人，且是媒体最爱的撰稿人。洁尘的文字与她的书名，总是遥相生辉：华丽、妖娆、撩人、碎舞，这些都可用来形容她那精致窈窕得几近一碰就碎的文字的气质；这些文字确实呈现出她“酒红冰蓝”的语感和挥洒自如的行文口气：有时刁钻，然而凿凿。

在圈内，洁尘是公认的“劳动模范”。博客天天写，专栏日日长；外带小说，电视剧。一年出好几本书，让人咋舌。再看看洁尘的博客，是按天更新；我的博客（命短刚一年），是按月更新。闹得我常常对自己说：看看人家。有时又安慰式地想：洁尘不挺身而出，担当博客、专栏、影评、书评这些体力活儿，简直天理不容。当然，她也有本事把这些体力活儿，干得如同盘中舞。

正是坐在白夜的风清月朗之时，我不止一次地问她：“你写得累不累啊？你每天写很久吗？”她总是回答，“不累啊，我也就上午写三四个小时，下午全是读书呵，玩啊。”我一听，立即崩溃了。我一天若是能写一两个小时，对自己就很满意了。一年下来，也写不完一本书啊。

这不，我刚刚出了两本书，是从2003年就筹划出版的。正准备躺在功劳簿上先睡一大觉。那边，洁尘居然又写出一本书来。据称：这本书是洁尘《女人书》系列的第二本；第一本是2005年结集出版的《提笔就老》。可以说，这个系列她已写作多年，其中的“道”，其中的“解”，也早已烂熟萦然于胸。即至打开来看过之后，不由你不发出“啧啧”声。

洁尘被称为书房型作家，她的写作与阅读有关，也与她阅读的方向有关。二者都在她的精心筹划之中，在写作之前，她对此已有选择。读了《小道可观》，吓我一跳。洁尘的阅读量大，让我咋舌。其中有许多作者和书名，我都没听说过，不由我不惭愧。那么多的书摆在洁尘面前，就如她自己所说：她“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耐心，我觉得，这种耐心的背后仿佛有一种新鲜体验的可能性”。古罗马一位作家有句名言：“所有的书都有它们的命运。”洁尘读过的那些书的命运，是幸福的、美好的。它们经历了许许多多人之手，好像在洁尘手上，再次获得新生。她重新阐释它们，赋予它们一种新的秩序。在《小道可观》中，这种新秩序就是：集中了女性作家的视角和洁尘本人体贴入微的洞察。

《小道可观》是洁尘用来描写日本女作家茂吕美耶作品的标题，选择这个标题作为书名，说明她也认同“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这一理念。其实在文学中，或者说在一切事物中，都无大小和高低之分。所有的界线都是被旧的固定的思维划分出来的。“小道”可以很大，“大道”也可以很小。

在文学史中，女性作品一向也是被划分到“小道”里的。女性作家的视野，是被认为狭窄的、短视的；是小女子的小手笔，不足称道。但是，洁尘通过对这些天才女作家的悉心解读和充满激情的分析，让读者看到她笔下的女作家丰厚、多变、敏感的写作风格和人生，她们开阔智慧的胸襟和纤毫毕现的表现力。洁尘的目光，总是始于她们灿如烟花的才情和止于她们最终落幕的萧索结局。如她所说：她只是传奇的旁观者。也就是说，洁尘本人，并不愿意成为传奇的一部分。对那些传奇女作家，她在远处喝彩，却拒绝近身中毒。

洁尘很多次这样谈到过对“天才”的高见：“所谓天才，一般来说都是非常自我的人，这种自我是火焰，是光源，是能量的出发点，它提供并保证才华的充分释放，同时，它的强度和杀伤力也一定让其身边人深受其害。”正是因为这样，在洁尘自己的写作和对“天才”的分析中，她都是一种置身其外，不受其害的清醒态度。她爱她们、阅读她们、分享她们的才情，但是她

有与她们不同的底线，这底线就是：“在我的短见里，一个女人可以没有一切，但怎么着也得有个家啊。”

由于有了“家”这个护身符，洁尘的写作也通透和从容起来。我想：正是这种对生活和现实的透彻领悟之后，她才可能作出这样的论断：“现实有两种，一种是现实（字面意义上的，通常解释里的），自身以外的、真实存在的但不足以影响自己的现实，另外一种是真的进入自己的现实。要命的是后一种。”不言而喻，洁尘享受前一种，张望后一种。

站在一个安全地带，她却愈发地关心和沉溺于那些文学史上少有的传奇女性：通过书写她们，进入她们，分享她们的冲动、快乐、悲伤，甚至于感觉和深入地去体会她们的呼吸与体温，因而完成了不在现场的冒险体验。从最远至近，她的观察和领悟、她的文字描述，都像是在用一个高分倍的放大镜，细细阐述和分析她们的人生体验、写作动机和背后的故事。她甚至从中能够看到那些作品中的血管、毛孔，那里面新鲜流动的血液和沉淀其中的杂质。用她的一篇文章标题正可以概括：一切细节被微物之神掌握。

而读者可以通过对洁尘文字的追踪和想象，满足了他们对那些作家个人的兴趣，以及对其著作的兴趣。在《小道可观》中，我们可以看出：洁尘用她惯常使用的拿得起、放得下的观察镜片，和她时近时远的调焦能力，冷静而公允地指导读者，在二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稳定的平衡关系。

昨天，就在我动笔写这篇序的时候，我的侄女来了，她是一个单纯中又糅合了些许复杂的女孩。我几乎把书架上所有洁尘的书，统统找出来给了她。我希望她能读着洁尘的书，慢慢成熟，渐渐幸福。洁尘曾经下决心做一个幸福的人，她做到了。这是传奇的另一部分，不是写作修来的，而是三生三世所修。我们只能为她额手称庆，同时清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运气。但是想要得到幸福的人，可以通过读洁尘的书，试着像她对待生活一样，渐次进入那样的境界：气定神闲、豁然开朗。 ■

目 录

序 从远看到近	翟永明 001
两种语言的杜拉斯	001
张爱玲的遗物	004
被时光恩宠的女人	006
被真理滋养的情感	013
甚至在烈火中能种植金色的荷花	018
努力去回忆或者努力去忘记	023
她一直忠于自己的传奇	026
她笔下那寂寞而清秀的姿态	031
甜如泡菜净如猪	035
三个女人和她们的丈夫	037
带着某种微笑的忧愁	043
晴美·寂听	047
活在书信里的爱情	051
瓦莱丽与两个海明威	053
爵士时代的女人	058
一切细节被微物之神掌握	060
现实与小说的双重震撼	063
人间相见唯有礼	069
女书与廖观音	073
玻璃城堡里的一家人	075
船讯·书店	079

小道可观	084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智慧	087
天生嫩骨之人的美食情书	092
女性小传·地狱中心	095
一针上，一针下	100
时尚的标签和幻觉	104
三个六月，三个世界	107
婚姻的专业和业余	110
粉红和石绿	114
情色是一根羽毛	119
“丑闻笔记”之碎墨	122
那些变幻的永恒的寂寞的	127
南方的成长，南方的魅力	132
托斯卡纳艳阳下	135
两个女人，两个故乡	142
恰似爱情之于厨房	146
谢谢胡因梦	152
巨大且浓密的缄默	154
阿娜伊斯·宁的心灵地图	159
星星的瓢泼大雨	162
三个露丝和艳羨这种美食	167
清峻的青山七惠	171
在移动中哭泣	174
那些不同于人类的生命	177
震后后记	洁尘 180

两种语言的杜拉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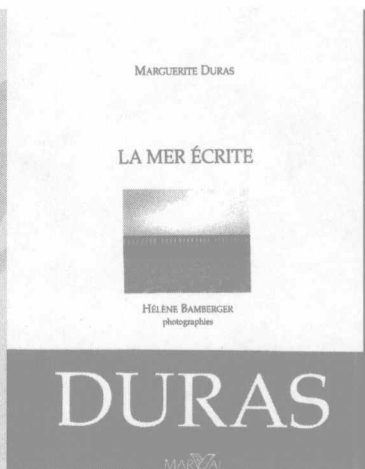
2005/08/22

女 友尘翎从法国回香港省亲，带了一本薄薄的杜拉斯的书，从香港寄给我。她知道我喜欢杜拉斯。

这本书已绝版，是别人画的图，杜拉斯的文字。尘翎没告诉我这书叫什么名字，我端详着这本小书，除了“MARGUERITE DURAS”，我认识是“玛格丽特·杜拉斯”之外，其他的法文，我一个也不认识。这是一种完全的隔绝。这还不像我面对一本英文书，虽然我的英文很烂，但拿着一本英文书，是不会产生隔绝感的，我知道里面有很多单词要去查，但不慌的。但法文书是把我彻底给拒绝了。当然，我也不慌，我只是茫然。

茫然中有巨大的亲近感和强烈的失重感。这个女人，我看了她那么多的中文版，而且，看了她那么多年，更何况，她曾经对我的青春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现在，她第一次以她本来的语言身份出现在我面前，我却不认识她。这有点像爱一个遥远的人，一直爱着，一直思念着他的容貌；待他真出现时，你发现这个人并不是你爱的那个样子，他其实是另外一个人。不对，这个比喻不对。但我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呢？我茫然得找不到恰当的比喻。

茫然到无可落脚之处，我终于安心了。我认识中文杜拉斯就行了。我认识她，我爱她，至于怎么认识她怎么爱她，那是我的事。



■ 杜拉斯法文书影

尘翎送的礼物真是精致。小而薄的一本册子，很可亲。我看图。是些摄影作品——爬着藤蔓的墙，水中的木桩，停着的火车，球场的铁丝网，墓碑，沙滩上的原木，码头上的塔吊，黄昏光线中教堂的窗户……法文杜拉斯的配文很短。我想，这分明就是她晚年每天散步时所见的景致，她对着这些景致嘟囔了几句。那个时候，她也许正裹着头巾，穿着风衣，双手揣在兜里，笃笃地往前走；她年轻的情人雅恩·安德烈亚走在她身后几米远的地方。他们逆风而行，风很大，雅恩用力地大声说，“今天不吃酸醋韭葱行不行？已经吃了十天了。”杜拉斯不回头，也大声地回应：“雅恩，你真傻啊，酸醋韭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啊……”

真是非常巧。那天下午，从邮局取回尘翎送我的法文杜拉斯，回家就收到一包挂号印刷品。拆开一看，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周冉寄来三本新版杜拉斯。周冉也是知道我喜欢她，送我开心。这是上海译文刚刚出版的一套杜拉斯中的三种，这套书由法国外交部资助，32开硬精装，仿亚麻布纯色封面，封面题字是简单的小字号的黑体，简洁朴实，有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清朗，一点不热络，些微冷淡，但谦逊有礼，舒服极了。译本没的说，很棒，很权威，《写作》译者是桂裕芳，《广场》、《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的译者是王

002 道乾。我有很多种杜拉斯，应该说，中文杜拉斯我还是比较全的，但这套新



■ 杜拉斯肖像

的上海译文版，还是让我产生了强烈的购买欲望。我很想把周冉送的这三本之外的其他都买齐了。还买不买呢？很费思量。

翻开《写作》的第一页，杜拉斯在中文里说：“我在房屋里才独自一人。不是在屋外而是在屋内。花园里有鸟，有猫。有一次还有一只松鼠，一只白鼬。我在花园里并不孤单。但在房屋里却如此孤单，有时不知所措。现在我才知在那里待了十年。独自一人。为了写书，书使我和其他人知道我当时就是作家，和今天一样。这是怎样发生的？该怎么说呢？我能说的只是诺弗勒堡的那种孤独是被我创造的……”我闭上眼睛，眼睛后面浮上一层温润的湿。这个女人就是这么说话，她就是这么迷人。至于说，她说的是法文，还是中文，有什么要紧呢？不管她说什么，我都听得懂。

张爱玲的遗物

2005/09/24



■ 张爱玲肖像

手

头上拿到新经典出版公司寄来的《沉香》一书，心突然猛跳几下。原因有二，一是，这是陈子善先生主编的张爱玲的散文作品集，在目前蔚为大观的张之出版作品的各种版本里，这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张爱玲的“新书”，所收作品是以往我们不曾阅读的，或者说，不曾通过书的方式阅读的。心跳之二是书前附的那些照片，名曰，“在张爱玲的遗物中寻觅身影”。这些是张爱玲的遗物吗？除了那句话，我没找到其他更详尽的说明文字，陈子善先生的编后记也没有说明。

是吗？肯定是她的遗物吗？我们都知道，张爱玲的遗体是1995年9月8日在其美国洛杉矶公寓里被发现的，具体的去世时间估计是在五六天前。之后，谁给她料理的后事？我只知道，大概是9月19日，她的遗体火化后，骨灰撒入了海水中。她孤身一人，无子女无亲友在身边。她走之前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是谁帮她把那些已经很少的东西收拢到一起并加以保存的呢？

她是没有什么家具的，只有一些随身的衣物和小物件。在《沉香》一书附录的“遗物”照片里，可以看到：

两件睡袍，一件牙白色的长袖，一件蓝底小白花滚白边的短袖，质地可能都是棉的。

两套春秋衣衫：一套是米色的粗羊毛手工织的开衫毛衣配一条蓝底白色小菱形格花纹的裙子，另一套是蓝地白色大朵菱花滚白边的毛衣配一条米色的裙子。这两套衣服完全是一个风格，只是上下有所颠倒。

另外的衣服还有，一件米白色翻小黑领的束带风衣，茶绿色丝绸束带短袖衬衣，紫色、深褐色、茶绿色等几件纯色长袖连衣裙，姜黄色束带大衣，粉灰格子短大衣……

比较抢眼的是一件紫底桃红花的连衣裙和一件浅黄底桃红花再加一点绿色的旗袍。这两件衣服，跟她以前所描述的对日本花布的热爱有相通之处，但远不如她所描述的精彩。她曾经说，“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鉴赏：棕榈树的叶子半掩在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绿膜，飘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题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阴威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看到了而没买成的我也记得。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调，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风雷。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飘着两朵茶碗大的梅花，铁画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

遗物中还有一些小东西，一把汤勺（可能是银的），一把铜制小剪刀，一块黑带椭圆面的手表，几双平底帆布凉鞋，一个手提包，几条丝巾，另有发梳、眼镜、放大镜、闹钟等物，还有一些没用完的化妆品，胭脂、粉、眉笔、口红等。

如果说这些就是她晚年的家当，那真是让人仰羡啊！这么清爽这么简洁地走。她的那些书呢？她那些中文版本以及翻译成各种语言的外文版本的作品呢？想来她自己是没有这些东西的了。她的一生都在一个不断放下的过程中，感情、交友、名声都一一放下，甚至连文字本身也放下了。只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些心爱的衣物还是放不下的，虽然不多，但还是很讲究的，而且，质地颜色什么的，都很讲究搭配。还有，口红胭脂是一直都有的。

不过，我还是疑惑，还是想问：这些真的是张爱玲的遗物吗？

被时光恩宠的女人

2005/10/10

1

关于翟永明的书，她最近的一本是《正如你所看到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我合上《正如你所看到的》，反复想，为什么我会有一点惊奇的感觉？这可能与此书收入的几篇文论有关。这几篇东西我以前没读过。我接触到的生活中的翟永明，随和好玩，话题是日常和感性的，基本不涉及任何创作理念，于是我在本书中读到的她关于文学艺术的深度对话和深度阐释（这些对话和阐释都让我信服），这一点和我平时印象中的她稍微有点错位。这一点错位给我带来的惊奇感很是愉悦。

我读过她很多诗，也读过她很多文章，甚至我还当过她的一本游记的责任编辑，但在读《正如你所看到的》，不由得把腰板正了正——她在这本书里，呈现出一种别样的严肃和深邃。并不是她不严肃不深邃，而是在这本书里集中展现了她的庄重姿态。这种庄重在当下的写作语境中显得是那么的难得——它完全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消解意味的，因为这个原因，它甚至显得

的态度和文字本身都不是取巧的，也不是那么容易吞咽和消化的；如果允许我用食品来打比方的话，要说的是，正是这种结实，使得她的文字成为类似于米和面那种主食，而非零食。

在我的阅读视野里，我认为翟永明在20年的写作中一直秉持了结实的原则，这个原则的支撑是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毅力。面对现实总是比凌空蹈虚来得笨重，但也因此更加有力。至于这个现实是个什么样的含义？翟永明解释说：“对于诗人来说，他的写作一直面对两种冲突，一个是现实中的现实，一个是诗歌中的现实。现实中的现实让他观察生活，诗歌中的现实让他与生活保有一定的距离。这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一个矛盾的问题，这两种现实加在一起，就是诗的秘密。”而诗的秘密又是什么呢？当然诗的秘密只能通过诗本身惊鸿一瞥，它一掠而过，不待捕捉就逃之夭夭；或者，就如我以为的，翟永明这几句诗可以道出三分究竟：

正如你所看到的
现在我已造好潜水艇
可是水在哪儿
水在世界上拍打
现在我必须造水
为每一件事物的悲伤
制造它不可多得的完美。

2

2003年5月前夕，我所在的四川文艺出版社纵目工作室推出了翟永明的游记随笔《纽约，纽约以西》。我们在书的封底上写了这么一段话：“女诗人翟永明在中国诗坛一直是一个神话和传奇。她的诗歌，她的容貌，她的情感，她的游历，都是这个神话和传奇的组成部分。《纽约，纽约以西》首次让喜

翟永明 随笔

正如你所看到的

正如 所
到的

■ 《正如你所看到的》书影

爱翟永明诗歌的读者可以在文字之外一睹传说和想象中的女诗人的面孔和身影……”那些展现她本人以及她视线里的景物的照片出自著名画家何多苓之手，构图相当考究。虽然翟姐对这段话耿耿于怀，觉得夸张，不自在，但我们还是毫不犹豫地做到了封底上。哈哈，我是责编，这事我说了算。

这本书按翟姐的话说是被我的搭档何小竹逼出来的。她一向很怕写长东西，也很怕写规定时间交稿的东西。而这次，这两样齐了，她也就被害得够呛。从确定选题开始，何小竹就开始时不时打电话，柔声呼唤道：“翟姐，在写吗？”我在一边听了奇怪，因为，在他们诗人圈内，“小翟”是永远不变的称谓。何小竹解释说，在她交稿之前我都这样喊她，让她一接电话就知道催债的来了。

翟姐被逼得无路可逃，新年前后，连同整个春节都搭进去了，终于交稿。又和何多苓一起整理图片以及图片配文，这才彻底交稿。她说，从来没有这么勤奋过。

签合同那天，我们一起去成都南郊吃“签字饭”，吃的是跳水蛙。非常美味。何多苓讲起十多年前在美国的趣事。比如，打“黑电话”。从“黑娃儿”手上花十美元买个密码，然后很紧张地找个公用电话，拨通了成都，何多苓兴奋地说：“妈，我是何多苓。”何多苓母亲耳朵不好，回答道：“何多苓在

■ 翟永明肖像



美国。”这边吼道：“我就是何多苓。”那边也提高了声音：“何多苓不在家，在美国。”……何多苓这个急啊，还得随时注意有没有警察来。我听得哈哈大笑，问：“咦，怎么书里没写这么好玩的事情呢？”翟姐指着何小竹：“还不是他，催命似的。好多好玩的事情没来得及写。”

真是有点对不起翟姐。她太仗义，太迁就我们了。

3

2005年5月的一天，翟永明和同一天生日的雕塑家朱成联合开生日PARTY，一帮朋友在成都的“白夜”酒吧长时间地跳舞。那天，翟永明穿着一条亮蓝底白色大花的吊带裙，舞得非常尽兴舒展。她像一棵风中的热带植物，丰饶茂盛摇曳动人。在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很爱慕地看着她。我是其中一员，看着她，多年来对这个女人仰慕和赞美也随着这个快乐的夜晚再度加强和巩固。她是一个传奇！

很多文化人到成都，都有一个念头：去“白夜”酒吧坐坐，见一见赫赫有名的翟永明。我们成都这帮人都说，市政府应该颁一个推广奖给翟永明，这些年，“白夜”酒吧因为她的缘故，已然是成都的一个标志性场所了，吸